



# The Concrete Blonde

Michael Connelly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向程 译

## 混凝土里的 金发女郎

MICHAEL CONNELLY  
THE CONCRETE BLONDE

# 混凝土里的 金发女郎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向程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 / (美) 迈克尔·康奈利著 ;  
向程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6  
ISBN 978-7-5596-3101-5

I. ①混… II. ①迈… ②向…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327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8-0894号

THE CONCRETE BLONDE BY MICHAEL CONNELLY  
Copyright © 1994 BY MICHAEL CONNELL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HILIP G. SPITZ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

作 者: [美] 迈克尔·康奈利 著

向程 译

责任编辑: 郑晓斌 徐 樟

特邀编辑: 张 锐 张逸兰

封面设计: 李照祥

版式设计: 杨兴艳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00 千字 88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12 印张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3101-5  
定价: 59.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8423599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http://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

献给苏珊、保罗和杰米、鲍勃和马伦、埃伦、简和达米安

锡尔弗湖区的这栋大宅漆黑一片，空洞洞的窗户就像死人的眼睛。这是一栋加利福尼亚工匠风格的旧宅，门廊宽敞，屋顶长长的斜面上有两扇顶窗。窗户里没有半点光亮，门廊也黑魆魆的。一种不祥的黑暗笼罩着整栋宅子，就连明亮的街灯也无法穿透。博斯心想，也许此刻正有个人站在门廊里，只是自己没法看清。

“你确定是这儿？”博斯问她。

“不是这栋房子，”她说，“在它后面。车库。开过去，进车道你就能看见。”

博斯轻踩油门，开着那辆雪佛兰随想曲朝前驶去，从入口开上了车道。

“就是那儿。”她说。

博斯停下车。只见房子后面有个车库，车库上面是一套公寓，一侧有木制的楼梯。公寓门前亮着灯，有两扇窗，里边的灯也亮着。“好的。”博斯说。

他们盯着车库观察了片刻。博斯也不清楚自己想看到什么，也许什么都不想看到。车里充斥着那个妓女身上的香水味，博斯摇下

车窗。他不知道该不该信她，只知道此刻没法呼叫后援。他没带对讲机，车上也没装电话。

“你在干吗？！他就在里面！”她急切地说。

博斯看见了，小窗里闪过一道人影。那一定是卫生间，他想。

“他在卫生间里。”她说，“我就是在那儿看见了那些玩意儿。”

博斯将目光从窗户转向她。“什么？”

“我，呃，翻过他的柜子。我刚好在卫生间，想看看他都有些什麼。女孩子就得多留点神。结果就看到了那些玩意儿，化妆品什么的，睫毛膏、口红、粉饼盒之类的。看到那些东西，我就知道是他干的。他完事后，我是说，杀人后，就用那些玩意儿给她们化妆。”

“你在电话里怎么不说？”

“你又没问。”

博斯看见人影从另一扇窗的帘子后边一晃而过。他的大脑飞快地转着，心怦怦直跳。“你从那儿逃出来多久了？”

“见鬼，记不清了。我一直走到富兰克林街，才他妈的搭上车去大道，坐车大概花了十分钟，所以我也说不清到底有多久。”

“再想想，这很重要。”

“记不清了，一个多钟头吧。”

该死！博斯心想，她竟然先接了个客，然后才报警。她真正关心的竟是这种事！这会儿可能已经有另一个替代者进了屋，而自己只能在这儿干看着。

他把车开上街，停到一个消防栓前面，熄了火，但没拔车钥匙。他跳下车，又把头伸进车窗。“听着，我要上去看看，你留在这儿。要是听见枪声，或者十分钟后不见我回来，就去敲邻居的门，再报警，跟他们说有位警官需要支援。仪表盘上有时间显示，记住了，十分钟。”

“十分钟，亲爱的，快去做你的英雄吧，但是奖赏可要归我哦。”



博斯拔出手枪，快步走上车道。车库旁的楼梯破旧变形。他一步迈上三级，尽量不发出声音，可楼梯还是嘎吱作响，向世界宣告他的到来。爬上楼梯，他用枪敲碎了悬在门上的灯泡，然后侧身躲进暗处，靠着栏杆，抬起左腿，用尽全力猛地朝门把手的上方蹬去。

砰的一声，门被蹬开了，博斯用标准的搏斗姿势弓着身子冲了进去。只见房间尽头有一名男子，站在一张床的靠里侧那边。男子赤身裸体，头顶全秃。博斯紧盯着男子的眼睛，看到恐惧迅速占据他的双眼。博斯响亮又坚定地吼道：“警察！你他妈别动！”

男子愣了一秒，接着俯下身子，右手伸向枕头。有那么一瞬间，他犹豫了一下，但马上又继续朝枕头探手过去。博斯觉得难以置信。该死的！他要干什么？时间仿佛静止了，肾上腺素飞快地涌向博斯全身，让眼前的一切变得像电影慢镜头一样真切。博斯明白，男子要么是想拿起枕头遮羞，要么是——

男子把手伸到了枕头下面。

“别碰它！”

男子的手在枕头下面摸索，双眼直盯着博斯。就在这时，博斯看清了，男子的目光里根本没有恐惧，而是别的东西。是愤怒，还是憎恶？眼看男子的手就要从枕头底下抽出。

“别动！”博斯开了一枪，枪在紧握的双手间猛烈震动。男子直直地向后倒去，撞上了嵌着木板的墙，又朝前倒在床上，大张着嘴剧烈地抽搐着。博斯迅速冲进房间，来到床边。

男子再次把左手伸向枕头。博斯抬起左腿，跪在男子背上，把他死死地摁在床上，随即解下腰间的手铐，铐住了他四处摸索的左手，又铐住了右手。男子艰难地喘息着，呻吟着。“我不能……我不能……”他咳出了血，话语难以辨认。

“你就不能按我说的做？”博斯说，“叫你别动！”去死吧，你这混蛋！博斯心想，你死了对大家都好。

他来到床头，拿起枕头，盯着下面的东西看了看，又放下枕头，眼睛闭了片刻。“他妈的！”博斯对着男子的后脑勺喊，“你刚才干什么？我他妈的有枪，可你呢？你伸手干吗？我叫你别动！”

博斯绕到床的另一头，好能看见男子的脸。血不停地从他口中涌出，染红了脏兮兮的白床单。博斯知道子弹射进了肺部，男子就要死了。

“你本来不用死的。”博斯对他说。

没过多久，男子咽了气。

博斯环视房间，屋里没有别人，没有人来代替那个逃走的妓女，他猜错了。他走进卫生间，打开洗脸池下面的柜子。正如那个妓女所说，里边果然有化妆品。博斯还认出了几个牌子：蜜丝佛陀、欧莱雅、封面女郎、露华浓，看上去都和案情吻合。

他回头看了看床上的尸体，空气中的火药味还没散去。他点燃一根烟，吸了一口，屋里静得能听见烟草燃烧时微弱的嘶嘶声。

公寓里没有电话，博斯坐在小厨房的椅子上等待。他注视着房间另一头的尸体，感觉心仍在怦怦直跳，头也有些晕。他还发现自己对床上的死者没有任何感觉——没有同情，没有自责，也没有难过，全然没有。

他索性集中注意力聆听从远处慢慢靠近的警笛声。过了一会儿，他听出来警车不止一辆，而是有很多。

联邦地区法院位于洛杉矶市中心，门厅里没有长椅，没地方可坐。要是靠着墙坐在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一旦让路过的执勤法警看见，一定会被赶出去。那些法警总是在门厅里走来走去。

这地方之所以不那么热情友好，是因为联邦政府不想让法院给人一种正义迟缓或者正义不存的印象，不想让人们并排坐在门厅的长椅上或地上，带着疲惫的眼神等待审判室的大门打开，等待他们自己的或者被监禁的爱人的案子开庭审理。而这一幕在春日街对面的县刑事法院大楼里倒是经常见到。在那里，每层大厅的长椅上每天都坐满了等候的人。他们大多是黑色和棕色皮肤的女人和孩子，他们的丈夫、爱人或父亲正被关押着。大部分长椅看上去就像拥挤的救生筏——让女人和孩子先上。人们挤在一起，随波逐流，等待着，等待着，直到被人发现。法院里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管他们叫“船民”。

哈里·博斯站在联邦地区法院门前的台阶上吸烟，心里琢磨着两个地方的不同之处。不过吸烟又是另一回事了，法院的门厅里都禁止吸烟，他不得不在庭审休息时乘扶梯下楼，出门吸烟。门口有

一尊蒙眼女人的雕像，手持象征正义的天平，雕像的水泥底座后面有一个盛着沙子的垃圾桶。博斯抬头看了一眼雕像，他总是记不住她的名字——正义女神。好像是希腊神话里的，博斯心想，但他不太确定。他的注意力回到了手中的一叠报纸上，于是又读了一遍那篇报道。

最近早上他只读体育版，一心只关注登在报纸背面的棒球比赛的比分，那儿有一份每天更新的比分数据图。他发现那些数字和百分比的柱状图能让他感到莫名的心安。它们明晰、简洁，是这个无序世界中的绝对秩序。道奇队的哪个选手打出的本垒打最多，博斯心里一清二楚，这让他感觉到自己仍以某种方式和这个城市连在一起，和自己的生活连在一起。

但是今天他把体育版折起来塞进了公文包，又把公文包放在审判室的座椅下面。他拿着《洛杉矶时报》的都市版，仔细将它对折两次。他曾在高速公路上见过司机用这种方式折报纸，好边开车边看。那篇报道就在都市版头版的下方，说的是他的案子。他又读了一遍，读到有关自己的描述时，再次感到脸上发烫。

## 警察“假发”枪击案开庭审理

### 特派记者乔尔·布雷默报道

一起非同寻常的民事诉讼案于今日开庭审理，一名洛杉矶警探因四年前追查连环凶杀案嫌疑人时涉嫌滥用暴力被起诉。这名警探以为嫌疑人伸手拿枪，于是击毙了他，但实际上嫌疑人是想拿假发。

洛杉矶警探哈里·博斯，四十三岁，曾在调查所谓“人偶师”系列凶杀案的关键时刻，枪杀了航空航天工作者诺曼·丘奇。今日，死者的遗孀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在枪击案发生前近一年间，警方一直在搜捕一名被媒体称

为人偶师的连环杀手。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凶手曾用化妆品为十一名受害者化妆。该案件的调查广受关注，其不寻常之处在于凶手给博斯和《洛杉矶时报》寄去了诗句和字条。

丘奇被枪杀后，警方宣布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机械工程师诺曼·丘奇就是杀人凶手。

博斯先被停职，后由洛杉矶警察局抢劫凶杀调查处的凶杀案特别调查组调往好莱坞分局的凶杀案调查组。警方强调，博斯被降级是他因执法程序失当而受到的处分。他在调查锡尔弗湖区的公寓前没有呼叫支援，导致枪击事件发生。警方负责人坚称丘奇被击毙是一次正当射击——这是个内部术语，意思是并无不妥。

丘奇的死使法庭无法对其进行审判，警方收集的许多证据也就从未经宣誓后公之于众。这一情况在本次由联邦地区法院主持的审理中可能有所改变。今天，为期一周的陪审团人员遴选即将结束，接下来将由律师进行开庭陈述。

博斯重新折了折报纸，继续读内页的报道。看见自己的照片印在内页，他有点心神不定。这是张老照片，看上去就像一张嫌疑人的照片，他的工作证上印的就是这张。照片比报道更让他心烦，把他的照片就这样登在报纸上是侵犯隐私。他努力集中注意力接着看报道。

博斯的辩护人由市检察官办公室委派，因为枪击事件发生时博斯在执行公务。如果原告胜诉，诉讼费用将由本市的纳税人承担，而不须由博斯本人支付。

丘奇的遗孀德博拉的代理律师是专门负责警察滥用职权案的民事律师霍尼·钱德勒。钱德勒在上周接受采访时说，她将

努力向陪审团证明博斯行事鲁莽，引发致命的枪击事件是必然。

“博斯警探行事莽撞，结果害人死于非命。”钱德勒说，“我不知道他是真的鲁莽，还是内心险恶。不管怎样，我们将在法庭上见分晓。”

最后一句博斯读了又读，从第一次休庭拿到报纸的那一刻，他读了至少六遍。险恶——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博斯尽量不去多想，他知道，用报纸打心理战这种伎俩，钱德勒是干得出来的，可他还是感觉如同受了当头一棒，对方想让他明白更多手段还在后面呢。

钱德勒说，她还将质疑警方提供的证明丘奇就是人偶师的证据。她说丘奇是两个女孩的父亲，而不是警察要搜捕的人偶师。警察之所以认定是他，只是为了掩盖博斯的恶行。

“冷血的博斯警探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钱德勒说，“在这桩民事诉讼案中，我们将替警察局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查明真相，还诺曼·丘奇一家一个公道！”

博斯和他的辩护律师罗德尼·贝尔克拒绝发表评论。除博斯之外，将在一到两周内为本案出庭作证的人还有——

“给点小钱吧，老兄？”

博斯抬起头，看见一张熟悉的沾满污垢的脸。是个流浪汉，法院门口这一带是他活动的地盘。从遴选陪审员的第一天起，博斯每天都能看见他在这儿晃荡，向人讨要香烟和零钱。他上身穿破旧的粗花呢夹克，里边套了两件毛衣，下身穿灯芯绒裤子，一只手拎着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着他的家当，另一只手拿着一个饮料杯，乞讨时就把杯子伸到别人面前晃一晃。他还拿着一个黄色的拍纸簿，上面涂满了潦草的字迹。

博斯本能地拍拍口袋，又耸了耸肩。他没有零钱。

“一美元也行啊，老兄。”

“没有一美元零钱。”

流浪汉从他身边离开，看了看垃圾桶。黄色的烟蒂插满了沙盘，像是疯长的恶性肿瘤。他把拍纸簿夹在腋下，开始在“贡品”里翻找，挑出还剩四分之一英寸或更长的烟头，有时他还能找到一根几乎完整的烟，得意地发出啧啧声。他把从垃圾桶收获的战利品装进杯子里。

流浪汉对收成很满意。他从垃圾桶边退开几步，抬头看了看雕像，又朝博斯眨了下眼，接着模仿性交动作猥亵地摇晃屁股。“我这个妞儿怎么样？”他亲了下手心，伸手拍了拍雕像。

博斯还没想到怎么回答，腰带上的寻呼机就响了起来。流浪汉又往后退了两步，挥舞着没拿东西的那只手，仿佛在驱赶某种未知的灾祸。博斯看到他的脸上写满了惊恐，那副表情就像是脑神经元突触扩张过度，导致神经连接迟钝。流浪汉匆忙转身，拿着一杯烟头朝春日街跑去。

博斯注视着他走远，直到他的身影消失才取下腰带上的寻呼机。他认得上面的号码，是好莱坞分局的哈维·庞兹警督，绰号“九十八磅<sup>①</sup>”。他把抽剩的烟插进沙子里，回到法院大楼。二楼审判室外的自动扶梯旁有一排公用电话。

“哈里，你那儿怎么样？”庞兹问。

“老样子，我在干等着。陪审团到了，这会儿几位律师和法官在一起讨论开庭陈述。贝尔克说我不用在里边，我就出来溜达溜达。”他看了看表，差十分十二点。“他们快休庭了，该吃午饭了。”

“正好，我需要你。”

---

<sup>①</sup>原文为 Pounds，也表示姓氏“庞兹”。

博斯没有回答。庞兹答应过他，在审判结束前让他一直休息，结束后再休一周，最多两周。庞兹别无选择，他也知道博斯这周要出庭受审四天，没法继续查案。

“怎么回事？我记得我不值班了。”

“没错，你是不值班。可我们遇到点麻烦，跟你有关。”

博斯又疑惑地停顿了一下，跟庞兹打交道就得这样。博斯宁愿相信街头线人，也不愿意相信庞兹，在他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总有秘而不宣的心机。这次这个警督好像又在用他的惯用伎俩，欲言又止，引诱博斯上钩。

“有麻烦？”博斯终于开口问道，这个回复妙在模棱两可。

“好吧，我猜你应该看过今天的报纸，《时报》报道了你的案子。”

“对啊，我正看着呢。”

“其实，我们又收到了一张字条。”

“字条？你说什么？”

“我说有人在前台留了一张字条，写给你的。真他妈像人偶师以前写给你的那几张。”

博斯能听出来庞兹很享受爆料的过程。“你怎么知道是写给我的？”

“不是邮寄的，没有信封。就是一张纸，折了起来，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有人留在了前台，被别人发现了。你看一眼就知道了。”

“上面写了什么？”

“呃，你肯定不爱听，哈里，这个时候真的很要命。字条上说，我们弄错人了，人偶师还活着，他才是真正的人偶师，而且还会继续杀人，还说你杀错人了。”

“他胡扯。人偶师的信以前报上登过，布雷默还写了本书讲这个案子，书里也有信，谁都可以模仿人偶师的风格写字条。你——”

“你当我傻啊，博斯？我知道字条谁都能写，写字条的人也知道，



所以为了证明他是真的，他还附了张地图，我猜你会管它叫藏宝图，标的是另一具受害者尸体的位置。”

电话两头都陷入了沉默，博斯沉思良久，庞兹耐心等待。“然后呢？”博斯终于问道。

“然后，今天上午我派埃德加去那个地方侦查。你还记得宾氏游戏厅吧？在西大街。”

“宾氏？记得，在路的南段。宾氏是家台球厅，那地方不是去年暴乱<sup>①</sup>时被烧毁了吗？”

“没错，”庞兹回答，“烧得一干二净。先被暴民洗劫，又被一把火烧了，只剩混凝土地基和三面墙。政府下令拆毁，但房主还没执行。总之就是那个地方，字条上是这么说的，还说尸体就埋在混凝土里。埃德加去了，还有市政工程队的人，他们有手提钻和施工设备……”

庞兹越扯越远。真是个混蛋，博斯心想。这回他故意迟迟不开口，沉默了很久，久到已经让人难以忍受，庞兹才终于转回正题。

“他找到了尸体，跟字条说的一样，就在混凝土里。他找到了尸体，就是……”

“死了多久？”

“还不知道确切时间，但很久了。所以我才叫你，想让你午休时去一趟，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看看到底是不是人偶师干的，还是别的变态在耍我们。你是专家。你可以在法庭午休时过去，我们在那儿碰头，下午开庭前你再回去。”

博斯感到一阵麻木，他需要马上再抽根烟。他试图把庞兹的话理出头绪。人偶师诺曼·丘奇四年前就死了，这一点确凿无疑，在

---

<sup>①</sup> 1991年3月3日，黑人罗德尼·金(Rodney Glen King, 1965-2012)酒后驾驶、超速、拒捕，遭到洛杉矶警察殴打。四名警察被起诉，以白人为主的陪审团判决被告无罪。当地黑人不满判决结果，制造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暴乱。